



北京师范，名师满园。
 琴曲手承，曹君试甘。
 谱写校歌，永育中华。
 课授音韵，培德育贤。
 诗琴书画，著作万千。
 曹君西去，遗作永传。

老校友曹光肇画
 2008.9月

一代名师 曹试甘

曹理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曹 理 主编

一代名师曹试'廿

钱仁康

2008年8月10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代名师曹试甘 / 曹理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39-3612-8

I. 一… II. 曹… III. 曹试甘(1911~1983)—纪念文集

IV. 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875 号

一代名师曹试甘

主 编 曹 理

责任编辑 陶 玮

装帧设计 玲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 / 16

印 张 21.5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612-8/J · 982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编委会顾问 萧 岩 曾任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教育部师范司司长

编委会主任 汤世雄 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编辑

母庚才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邓淑芳 曾任山东海军402医院传染科主任

孙凤池 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科协常务副主席

刘益敏 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张宝章 曾任北京市海淀区政协主席

吴柏青 曾任北京35中学音乐高级教师

李其震 曾任北京海淀区科技馆馆长、特级教师

侯 刚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容观慧 曾任北京六一幼儿院院长

章连启 曾任北京海淀区101中学音乐特级教师

曹 理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以上各位编委均为编辑此书提出建议、查找资料、联系师友、抄写曲谱、校正书稿,无偿奉献。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曹 理

2008年8月28日

萧 岩 题诗

北京师范，名师满园。
琴曲名家，曹君试其。
谱写校歌，咏育中华。
课授音乐，培德育贤。
诗琴书画，著作万千。
曹君西去，遗作永传。
老校友萧岩敬题
2008.9月。

注：萧岩曾任北京市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离休前任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现年九十岁高龄。应北师校友侯刚、母庚才及曹理请求写此题签。

钱仁康 题字及关于此书的一封信

一代名师曹试甘

钱仁康

2008年8月10日

曹理同志：

收到您的贺卡，非常感谢。您正在整理曹试甘先生的遗作，这是一件好事，希望早日完成。

去年11月16日，我因病住进了华东医院，现正在治疗中。如有来信，请仍寄家中为荷。

祝

新年快乐，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钱仁康敬贺

2008年1月8日

注：钱仁康先生曾与曹试甘在北京市师范大学同事，伯父十分敬重钱先生的人品及学识。后钱先生去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他主编的中小学音乐课本(数量很大)一直存放在我家西屋，直至十年动乱全部损毁。

钱仁康先生，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曾任音乐学系主任及音乐研究所所长。钱先生现年九十五岁高龄，十分关注为曹试甘先生出版文集一事，在住医院期间，为伯父题字并题写书名。

韩作黎 题诗

试甘旧东留念

座谈言东深，
美育岂可无！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韩作黎
1980.6.28

注：曹试甘1980年应北京市教育局邀请，为小学音乐教师培训班讲课，韩作黎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为曹试甘题诗留念。

序

汤世雄

读过这部书，我犹如进入一座艺术殿堂，而这座殿堂里的作品完全是一人之作；读过这部书，犹如我的眼前端坐着一位多才多艺、德艺双馨、为人谦恭、克勤克俭的老人。读过这部书，深深感到我不仅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享受，更获得了人生的极大教育启迪。

书中所述的老人——一代名师，是我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期间的音乐老师曹试甘先生。

我是一个在音乐上既少天赋，又不十分喜爱音乐的学生，但是，我却十分敬仰音乐老师曹试甘先生。记得1949年夏季，北平和平解放半年后的暑期，我考入了当时的北平市立师范学校（后即改为北京市师范学校）。三年师范学校的生活中，我结识了各学科任教的许多位教师，曹试甘先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师长之一。

曹试甘老师在音乐教育上造诣颇深，他满怀激情地教书育人。他夜以继日地钻研教法、发明创造音乐教具而废寝忘食。他以极大的爱国爱党的热情谱写出的大量歌曲，唱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一生追求的事业——音乐教育事业已是硕果累累。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音乐教师遍布京城大地；他的言传身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小学音乐教师。

曹试甘先生一生清苦，一生节俭，一生勤奋。他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他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全是笑对人生，坦然处之。他柔情似水，却又铁骨铮铮；他博才多学，却又谦虚克己。他——令人永难忘却的曹老师，给学生及广大青年教师树立了做人与为师的榜样。

曹试甘先生不愧为一代名师，不愧为万千学子的良师益友！

曹理同志约我为本书写序，我自揣水平有限，难以胜任。但又不能不接受这个“任务”。为怀念、崇敬曹先生，为珍重这部书作，谨写出以上的心里话，是为序。

衷心祝贺《一代名师——曹试甘》问世！

2008年夏日

注：汤世雄1952年北京市师范学校毕业生，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

大爱无疆 师魂永铸（代序）

曹 理

去年，在伯父曹试甘先生逝世十年之际，我开始整理他的遗存。一年来尘封的记忆随着每一份文稿、每一首歌曲、每一封信件、每一件教具、每一幅画作、每一张照片……有如翻江倒海的激浪掀起，它们令我寝食难安。于是我下决心推掉所有工作，拒绝各类邀请，沉下心来专心致志为伯父完成这一纪念文集的整理编辑工作。然而即使我竭尽全力，由于水平能力所限，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表达我对伯父的感激之情、热爱之情、敬重之情。伯父是我的慈母严父、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愿伯父的师魂成为一种精神财富永留人间。

志存高远育桃李

伯父从1932年北师毕业起至1982年离开北京幼师止，从教五十余载，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青春年华、聪明才智、汗水血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伟大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他和我们建国以后的一代教师一样，献身教育之路是艰辛的、漫长的。

1911年伯父出生在河北武清县（现隶属天津市）的一个农村封建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地乡村名医，他的父亲也会用针灸救治病人。伯父自幼学习成绩突出，年轻时受五四运动及鲁迅影响较大。在旧社会他因“目睹身、家、国理想多所破灭，不得已寄希望于教育救国，为艺术教育献身”，伯父到北师、艺专等校求学，并以教书谋生。另一方面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出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正直不阿的性格。记得日本侵略中国时，伯父所编的歌曲教材中没有一首日本侵略者规定的必唱歌曲，反而有一些受到日本教官警告的英美歌曲，如《故乡的亲人》、《老人河》等。记得1943年，有个美术作品展，伯父用仿青铜浮雕的形式，雕刻了孔子及许多中华文明古国的器物，如竹简、乐器、弓箭、马匹、酒器等。可见，伯父内心深处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天天企盼着抗日的胜利。抗日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统治者贪污

腐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生活难以为继，伯父日益失望。当时伯父最多身兼五所中学的课程，每周上课多至36课时，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1948年当他的三弟曹承涵(我的父亲)提出让伯父随他去台湾时，被伯父一口回绝了。伯父舍不得离开北师，舍不得离开那些莘莘学子，舍不得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北京。

北京解放了，伯父经历了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用伯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过学习，全身心拥护党的领导和主张，庆幸自己找到了真理、道路、方向、归宿。”伯父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纪律，亲自送自己的外甥、外甥女参军南下，看见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失业青年成为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伯父看见北师来了很多革命干部，特别是从老区来的校长晁涌光等人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作风，让他心情舒畅、精神大振；伯父的工作也有很大变化，经济生活逐步稳定提高，再也不用为生活东奔西波了，解除了后顾之忧。

伯父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全部投入到学校的教学教育工作上，献给教书育人这块圣地。他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对工作竭尽体力脑力，勤劳节约、钻研创造、夜以继日，以校为家”。我知道建国后至1966年，他日夜在学校操劳，每天睡眠从未超过三四个小时，这从当时伯父的学生几十年后写的纪念文章等史料中可以得到证实。北师老校长晁涌光为此曾批评他：“这是对生命的预支！”而伯父仍乐此不疲，伯父说自己如此“苦钻不息”，是由于“我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对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对青年、对劳动创造的感情，对社会主义、对新中国的热爱，是这一切促使我乐于刻苦奉献。这就是我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觉悟”。(以上引文均引自曹试甘的文章)

天道酬勤。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伯父在师范教育教学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1952年伯父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市教育局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会表彰，吴晗副市长讲话，彭真市长亲自颁奖，伯父是第三或第四名，奖品是一架苏联制作的小提琴。当时《人民画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登载了伯父的事迹和照片。1953年、1954年伯父每年都获北京市的特等奖、一等奖的高额奖金。1955年，由市教育局发给伯父特等奖状(注：因此，至今许多学生以为伯父是特级教师，其实当时是没有特级教师称号的)。1959年伯父被评为西城区先进工作者。伯父多次接待外宾听课、座谈，据伯父回忆接待的国家有朝鲜、苏联及欧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学校还把伯父创制的四种教具分赠给朝、苏两国的教育参观团。

伯父献身教育事业是不讲条件的，只要是教育教学需要，他都要尽力做好。他从教五十载，教过小学、中学、乡村初级师范、中师、师专及高师；他担任过音

乐、图画、雕塑、手工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其中在音乐课程中，他教过的门类有声乐、独唱、合唱、钢(风)琴、小提琴以及民乐二胡、笙、管、笛、箫等，此外还教过幼儿音乐教学法、小学音乐教学法、乐理、和声、欣赏、歌曲作法、伴奏编配等等。伯父潜心教学，始终全身心地投入上述教育教学工作，在平平淡淡中显露出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

苦心孤诣求创新

翻开《曹试甘略历》(以下简称“略历”)和《曹试甘(承沛)先生访谈记录》(以下简称“访谈记录”)字里行间跃动着两个大字：创造。创造是生命之本，也是伯父苦苦地追求了一生的奋斗目标。正如伯父在“访谈记录”中所说的一样：“我的教学特点是认真、严谨，从教学实际出发，进行了许多的创造。”

伯父在音乐教育教学上的创造是多方面的，仅在音乐教具方面就有二十余项，有的项目中还包括了很多的子项。如：

▲ 律木 a^2 和律管。最盛时每位学生自制一件，辅导学生自己调音，练习掌握标准音的音准，并能应用于视唱及教学。

▲ 立式风琴。把琴的键盘竖起来，学生看见键盘，看见教师弹琴时的手型、指法，便于集体教授钢琴、风琴。苏联专家参观后认为，这种教具很具新意，并说“恐怕这种教具只有中国才有吧！”。

▲ C调小木琴。

▲ 十二平均律木琴。

▲ 各种键盘模型(包括有声放大的、有声音阶键盘图、能悬挂的、变色悬挂的、琶音练习用的、触觉练习用的)。

▲ 横拉。用一个与小提琴长短一样的木匣，装上弦轴，用竹子及马尾拴成琴弓，两根弦，进行小提琴练习。

▲ 自制小提琴。1955年左右组织学生一起制作小提琴多把，其中一把作为献给毛主席的礼物，送至市教育局。

▲ 自制二胡。

▲ 多头式教杆。一支教杆上可分出二三个头，指示悬挂键盘中的音程、和弦及挂图，有的还能敲击出音程或和弦的声音。

▲ 歌诀。包括音程歌诀、琴法歌诀、伴奏作法歌诀、指挥法歌诀、小学音乐

教学法歌诀等，有字有韵，有图有谱。

▲ 其他。如五线谱活动粗布谱(可以在布上边讲边贴谱号、音符等)、实物等大乐器图、音乐家肖像、两面小黑板、乐理复习卡等不一而足。

从伯父创制音乐教具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实效，一切从音乐教学的实际出发。所谓创造性，其实就是一种不断进取，向着更完善、更新鲜事物前进的志向，并实现这种业已产生的志向。伯父创制的这些音乐教具(包括学具)，有些完全可以和世界享有盛名的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中的打击乐器相比美，而有些如立式风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些创造诚然可贵，而那些与学生一起因陋就简、修旧利废，抢修破旧风琴的活动，其实也是充满了创造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二是注意学生参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音乐教学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音乐实践活动，伯父注意在实践活动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是深合现代教育思想的；这样做，既创造出新的产品，又培养出全新的人才。难怪至今都已经退休多年的北师学子们，在回忆当年北师学习生活时，还不忘这浓浓的一笔呢！三是体现教育的综合性。音乐教学创造把音乐与文学、美术、戏剧、舞蹈、电影等姐妹艺术结合起来，把音乐教学与不同学科领域结合起来，把音乐艺术与音乐工艺学(木工、钢琴修理工等)结合起来。

伯父从事音乐教学工作很多方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的劳动。如编写各种音乐教材，开始时自编自刻蜡版，然后是指导学生刻，教会誊写社的工人刻，有时上万册教材要刻多份蜡纸，从设计封面、校对、刻印、装订、运送、验收全是伯父负责。

为了保证北师毕业生质量，使其能胜任各科教学。鉴于音乐教学课时少，教学涉及唱歌、键盘、视唱、乐理、歌曲创作、歌曲伴奏编配、弹琴、指挥等诸多方面。伯父除了编写讲义还要将其内容浓缩成通俗易懂的歌诀、挂图。几乎每一份歌诀、图表都是自己编、自己写、绘图、绘谱，反复修改彻夜不眠。这项工作极富创造性的。伯父在编写中首先要考虑其内容的科学性，还要兼顾其艺术性、实用性，尽量合辙押韵，便于理解、记忆、使用。有些歌诀在我教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学生乐理时使用后效果极佳。经过二三十年后，有些学生还记得，有些又被他们在教学使用。

伯父的创作热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20世纪50年代北师的校歌、英雄班的班歌、儿童歌剧、话剧主题歌，外出参观、劳动编写的“劳动小唱”……只要参与活动

他就满腔热情去创造、去讴歌。即使在“十年动乱”饱受折磨之时他还是写了许多毛泽东诗词歌曲，当周恩来逝世后他又为赵朴初的《金缕曲——周总理逝世两周年感赋》谱曲。伯父谱曲毫无功利目的，从来没想过发表，多是有感而发，或为学生所求，或为教学需要，或为自己、为某人、某事而动情。每次创作都是一曲多稿、逐字逐句推敲，唱给我和家人听，唱给学生听，让我们批评、选择。例如关于太极拳套路的歌曲，残留手稿达几十页之多。伯父的音乐创作均是有感而发的，词曲从内容到风格结合妥帖，朗朗上口，易唱易记。如一些班歌、校歌节奏跳跃、音调明朗高亢、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一些古诗词、抒情歌曲，情感细腻，注重意境刻画，在词曲结合上，注意歌词声调、语调等音韵特点，曲调委婉深沉、流畅自然，极富民族特点。尽管如此，伯父对自己的创作总是不满意，他对自己要求总是很高，除了教学使用，从未发表。

《韩师外传》云：“智如泉涌，行可为表者，人师也。”伯父的创造和智慧也体现在音乐技能方面。仅在乐器上他就会钢(风)琴、小提琴、古琴、琵琶、月琴、柳琴、三弦、笙、箫、笛、二胡、京胡……许多乐器均可用于音乐教学及音乐会的演奏、伴奏。在美术上他也有很高造诣，而这些技能他不仅用于音乐、美术课程的教学，也使生活中增加了许多情趣。常常是边看艺术表演边画，边聊天边速描，边游玩边写生。在学校和家里，逢年过节，只要伯父兴之所致，总会一展身手。他有时表演三节棍，有时表演火棒、水火流星漫天飞舞，有时唱京剧，有时击缶而歌，有时吹埙……我真的不知道伯父怎么能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洒向学生都是爱

人们常将教师的职业喻为太阳下最神圣的职业。那么，教师就是太阳的爱心大使，把阳光和温暖洒向学生、洒向人间。

伯父爱学生远远胜过家人，他把学生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事业的一部分。他倾心热爱学生，他二十几岁仅仅教了一年的北师大附小的学生，数十年后能唱出他和另一位马老师教过的几十首歌曲。这些学生中有于是之(著名话剧演员)、王纪刚(《北京晚报》记者)、杨瑞霞(北京35中高级音乐教师)、易光焕(北京教育局幼教处处长)等，而伯父也清晰地记得自己教过的李群(著名作曲家)，艾碧珈(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邓昌黎、邓昌国(台湾著名音乐家)……他甚至记得当时教学中发生过的许多事情，记得带北师大附小学生龙珣参加北京市唱歌比赛获第二名的情况。

在河北师专伯父担任音乐、美术、手工等多门课，学生不仅佩服他多才多艺，更敬重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热情。当知道他辞职离开之后，几十名学生追到北京，有的学生还带来了捆书捆行李的绳子，坚请伯父重新回去教他们。有些学生像郑锦章老师姐弟二人每年都看望伯父，和伯父一起吟诗唱歌。

伯父在北师担任教学工作中总能发现学生的潜质，他教育的视角从来不局限于单一的音乐学科。无论学生文学、美术、戏剧、体育……哪一方面的才华均能被 he 挖掘使之闪光。我家住西城前泥洼胡同，离北师骑自行车约有十分钟路程，但伯父长年住校，并在学生食堂包伙。可谓做到了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锻炼、同娱乐。学生视他为父、兄、朋友。他的情感全部倾注在学生身上。记得1947年有名学生叫辛承直(音)，因患脑炎(当时又称酣睡病)不幸病逝，葬在安定门外，伯父十分悲伤，当夜边落泪边为这位学生写悼词，篇幅很长，我只记得有“酣睡已长久，安定已终身”的句子。解放之初有两个学生很有音乐才华，一个叫罗芾，一个叫周宗汉，先后考取了专业音乐院校。当后来伯父知道罗芾在沈阳音乐学院当了教授、周宗汉在中央音乐学院事业有成时十分欣慰。以后周老师因劳累过度脑溢血病故，当伯父知道这个消息时，眼泪从伯父的眼眶中流出来，双手用力击腿大声哭号，我们无不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而动容。

伯父对学生注重循循善诱，发现问题很少责备学生，总是从自己的教学中找原因，想方设法加以弥补。他不仅管课上，也总爱管课下，每晚总要到琴房、宿舍转一转，发现问题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都悉心指导。为了怕多人在同一宿舍弹奏损伤听觉，他想过许多办法，触摸键盘无声练习就是为此而创制的。年幼的我常常暗生闷气：为什么伯父对别人从不发脾气，而对我弹琴则总是非打即骂呢？为什么伯父对学生总是耐心诱导，从来不说没时间，而对我总是半夜回来，一边吃着冷菜冷饭，一边大呼小叫呢？为此，我曾产生过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决心放弃弹琴。当我亦为人师亦为人母时，我才渐渐理解了伯父。在伯父的心中，教师工作是无比神圣的！工作比天大，每当他筋疲力尽回到家里，饥寒劳碌的他还要再为我操心，这是多么值得我钦佩、敬重和学习的啊！为此事在伯父八十岁时我们交换过意见，伯父诚恳的自责让我无地自容。

有一次我乘出租汽车，无意间和司机聊起伯父曾在北京155中学(现西城外语学校)教书。这位司机说自己“十年动乱”时就在该校读书，他十分动情地说：“唉呀！曹老师，那老头真好，什么都会，有的学生捣乱他也不着急……”我真的没想到伯

父晚年在教了一辈子中师、高师之后，还要跟不大懂事的初中学生打交道，还被派做班主任……真是太难为他老人家了。而伯父在家里从来不诉苦，有时还会夸某学生知道爱护公物，做了一件什么好事之类的事情。这么多年来在家里我们从未听过伯父说哪个学生笨，哪个学生不用功……在他眼里学生都是“宝”，都是祖国的希望，为此他从不抛弃、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仔细想一想，这些“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不是完全与当今的教改理念相一致吗？

伯父七十多岁彻底退休之后，学生的子女、学生的孙子、子侄的子女……常来家里学钢琴、小提琴……伯父不仅分文不取，还为他们订计划、抄谱子、讲乐理、写信鼓励……伯父的红烛精神一直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善待亲友总是情

《忠经·天地神明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大意说，忠的精神和行动是在个人身上体现的，它表现于家庭中的孝慈，而完成于献身国家事业。忠在身、家、国三方面的表现是有层次的，也是统一的。

伯父对于我的祖父母可谓孝矣，他做到了“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引自《礼记·坊记》）。伯父极力摆脱封建没落家庭的桎梏和影响，从十余岁开始就坚持自食其力。从1944年起就承担起祖父母和我的全部生活。他一直独身，生活异常清苦。那时他的自行车外带破了，用麻绳缝缝再骑。在我的记忆里，解放前他没有买过或做过一套西服或新衣。他穿的西服多是在估衣铺或地摊上买的，棉袍、大褂，多是祖母为他缝制的。伯父深深地爱着我的祖母，将祖母年轻时的刺绣一直珍藏在身边。伯父为教祖母识字，写大幅的字挂在屋里，只要闲下来就给祖母念唐诗、讲《聊斋志异》，还用他那破旧的自行车驮祖母和我去五塔寺、高粱桥、陶然亭等地方游玩。1960年祖母右腿股骨颈骨折，伯父背着祖母看病，抱出屋子晒太阳……对于祖父，伯父怒其不能以医为生，对祖父吸烟、喝酒坚决抵制。但是祖父从1946年至1961年瘫痪在床后伯父却尽心照顾。1960年国家补助伯父的鸡蛋等营养品全部给了祖父。

对兄弟姊妹，伯父共有六姊妹、三兄弟，伯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同胞手足的情义。伯父力主五姑、六姑到北京读书。为此，与父、兄发生争执，以致父兄以断绝

经济来源相胁。伯父毅然带着自己的两个妹妹到北京，五姑、六姑考取了北师大校，以后成了优秀的小学教师、校长。记得1944年前后六姑曹书端因病大出血，伯父毫不犹豫为六姑输了自己的400cc血，抢救了六姑的生命。当时伯父一分钟也没休息就骑车去学校为学生排合唱了。伯父对三姑早逝，大姑、二姑、四姑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无限同情。曾在1948年把二姑的女儿接到北京直到她进工厂参加革命。四姑晚年一直与伯父住在一起，直至四姑逝世。尽管伯父与其长兄在世界观、人生观上有根本分歧，但当大伯父解放初参加誉写社，凭双手刻蜡版为生之后，伯父屡次在刻写技术上、经济上给予帮助。特别是“十年动乱”中伯父自己还在被斗、被审查期间，不顾风险无数次给大伯寄钱、捎衣物，并将大伯接来北京治病，直到落实政策大伯回到女儿身边。

佛经有语：“无持而施”，其大意是只讲奉献，不求丝毫回报。用此来评价伯父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的父亲是伯父的三弟，伯父始终称赞他留学日本后而坚决投身抗日，支持他1938年远赴重庆。1940年在我母亲病故后，伯父便承担起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的双重职责。我怎能忘记两三岁时伯父教我唱歌、认字块；我怎能忘记六岁时患肺炎高烧41.2℃时，伯父为我请医生；在我病愈后带我去河北省立师专，伯父每日教我弹钢琴、写日记、读唐诗、练行意拳。从此我的生命才有了保障，生活才有了光明。我怎么能忘记十岁时伯父带我去北师大音乐系，当朱育玉先生听我弹琴之后，认为弹奏规范，乐感好，提出要收我做学生并不收一文学费时，伯父的微笑。我也清晰记得十一岁时以特殊天才破格考取北平国立艺专音乐系键盘专业时，伯父的喜悦。我更记得伯父为我写过的“十七岁假想日记”，他描述出我为了赈灾义演钢琴独奏的情景。虽然后来我因为手小不能实现成为钢琴家的梦想，但伯父给予我为国家、为民众服务的思想，自强不息、勤耕不辍、忘我工作的品格让我终生受益。仔细想想，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伯父都在关心、爱护我，鼓励、扶植我，例如1952年伯父知道我加入了共青团，给我买了两条价格不菲的围巾，伯父盼我进步；从1955年始我在北京西城宏庙小学工作，伯父帮我指导过在全国唱歌比赛中获奖的学生，在我为全市全区上公开课前听过我课给过指导，伯父企盼我成为优秀教师；1972年下放农村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后十分不适应，总想离开。伯父多次帮我分析，让我充分利用良好的学习环境，并将钢琴赠我，还为我买了录音机、手风琴……这才坚定了我边学边教的决心。期间我先后到中央音乐学院听了熊克炎、朱起云、赵方幸、李重光、杨鸿年等多位教授的视唱乐理、和声等课程，又

在师院系统地听了姚思源、刘景春等老师的和声、复调、曲式分析等课程，弥补了我音乐理论上的不足，增长了教学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伯父知道我担任乐理视唱、中学音乐教学法等课程后，除了听过我讲课外，还和我交流教学中的心得体会，1986年在我写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学音乐教学》时，伯父逐字逐句帮我修改润色，伯父几乎在每一关键环节都要手把手地送我一程又一程。1972年我爱人何瑞基（何工）胃溃疡大出血，是伯父给了一个60元的存折，让他吃营养品，至今何瑞基每每提起总是热泪盈眶。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随着伯父年迈，一次次重病袭来，我多次向伯父提出为了照顾您可以退休，我可以拒绝延聘，我可以放弃所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和各项荣誉时，伯父总是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绝不肯为了自己耽误了我的事业。他至死都在以高尚的道德情操鼓舞我。伯父确实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谋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引自《论语·学而》）

伯父对待自己的老师，十分敬重，例如在北平国立艺专雕塑系任教的王静远教授，一生独身。伯父在她晚年时总去看望，有时帮助干活，有时一起聊天、吃饭，有时王先生便秘伯父还去为她买药。王先生曾多次劝伯父结婚，师生二人无话不谈。

伯父和老志诚先生，同在北师读书，既是师兄弟，又有师生关系。伯父对老先生始终执弟子礼。抗日战争时老先生租住在中南海“流水吟”，伯父带我去看他，当时老先生刚从日本的监狱放出，伯父佩服老先生的骨气。从我记事起老先生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首先要在伯父任教的学校试唱，听取伯父的意见。抗战胜利后二人多次同台演出，有时伯父小提琴独奏，有时箫独奏，都是老先生伴奏。老先生不仅在我家演奏过贝多芬的《月光曲》，还请库布克先生指导过我弹琴。“动乱十年”老先生不畏风险为伯父藏过《九宫大成》等古籍。伯父与老先生的友谊长达七十余年。

伯父与王洛宾（王荣廷）同在北京师范读过书，王先生是师弟，伯父为师兄。记得我小时候每当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晚八时，伯父均按在京分别时和王先生的约定，无论何地二人都要同唱徐志摩诗、老志诚先生作曲的二重唱《望月》，“月，我隔着窗纱在黑暗中望……”至今伯父那甜美凄婉的歌声，仍声声不绝于耳。1947年王先生回到北京，是老志诚先生和我伯父在北京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为王先生提供了介绍新疆民歌、新疆歌舞的场所，老先生帮助润色歌曲、编配合唱伴奏，伯父组织学生合唱团排练演唱，一时热火朝天，掀起了新疆民歌演唱的热浪。“十年动乱”后王洛宾先生来到北京，当时他刚刚“解放”还没有工作，伯父招待他吃饭，